

閱微艸堂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灤陽消夏錄五

觀弈道人撰

鄭五不知何許人携母妻流寓河間以木工自給病將死囑其妻曰我本無立錫地汝又拙於女紅度老母必以凍餒死今與汝約有能爲我養母者汝卽嫁之我死不怕也妻如所約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則室中有聲如碎磁折竹一歲棉衣未成母泣號寒忽大聲如鐘鼓殷動牆壁如是者七八年母死後乃寂

佃戶曹自立粗識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憤中爲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審爲誤拘互詬良久俾送還經過一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處以石爲垣周里許其內濃烟全涌紫焰赫然門額六字巨如斗不能盡識但記其點畫而歸據所記偏旁推之似是負心背德之獄也

世稱殤子爲債鬼是固有之盧南石言朱元亭一子病瘵齟齬時呻吟自語曰是尙欠我十九金徵醫者投以人糞煎成未飲而逝其價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內殤子不知其凡幾前生逋負者安得如許之衆夫死生轉轂因果循環如恒河之沙積數不可以測算如太空之雲變態不可以思議是誠難拘以一格然計其大勢則宛卮糾結生於財貨者居多

老子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人之
一生蓋無不役志於是者顧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此得
則彼失此盈則彼虧機械於是而生恩讐於是而起業
緣報復延及三生觀謀利者之多可以知索償者之不
少矣史遷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君子寧信其有或
可發人深省也

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媼掛之夜入其閨闔扉將寢忽燈
光綠黯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焰四射圓如二尺許
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並噉然仆榻下家人
驚視其事遂敗或疑殘婦墮節者衆何以此鬼獨有靈

闕微草堂筆記卷五

余謂鬼有強弱人有盛衰此本強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爲厲耳其他茹恨黃泉冤纏數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哉

羅仰山通政在禮曹時爲同官所軋動輒掣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滯漸悲憤成疾一日鬱鬱枯坐忽夢至一山花放水流風日清曠覺神思開朗礪塊頓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論頗洽老翁問何以有病容羅具陳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

未解君七百年前爲朱黃筌輩卽南唐徐熙也徐之畫
品本居黃上黃恐奪供奉之寵巧詞排抑使沉淪困頓
銜恨以終其後輾轉輪迴未能相遇今世業緣湊合乃
得一快其宿讐彼之加於君者卽君之曾加於彼者也
君又何憾焉大抵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有施必報者人
之情旣已種因終當結果其氣機之感如磁之引鍼不
近則已近則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結如石之含火不觸
則已觸則激而立生其終不消釋如疾病之隱伏必有
驟發之日其終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轉必有交會之期
然則種種害人之術適以自害而已矣吾過去生中與

君有舊因君未悟故爲述憂患之由君與彼已結果矣
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羅洒然有省勝負之心頓盡
數日之內宿疾全除此余十許歲時聞霍易書先生言
或曰是衛公廷璞事先生偶誤記也未知其審併附識
之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徵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
數年後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
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
年何以無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
初萌議一官竄流一二吏即可消患於未萌某公憐忠

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遭其難吾輩病民
蠱國不能譬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
而誰訟歟書訖凡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
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爲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
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無理也

里有姜某者將死囑其婦勿嫁婦泣諾後有艷婦之色
者以重價購爲妾方謁妝登車所蓄犬忽人立怒號兩
爪抱持齧婦面裂其鼻準併盲其一目婦容既毀買者
妾之去後亦更無覩覩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間事故老
尙有目覩者皆曰義哉此犬愛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

攻病之本余謂犬斷不能見及此此其亡夫厲鬼所憑也

愛堂先生嘗飲酒夜歸馬忽驚逸草樹翳蒼溝塍凹凸
幾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轡一手掖之下
曰老母昔蒙拯濟今救君斷骨之厄也問其姓名轉瞬
已失所在矣先生自憶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
然佛經所謂無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歟

張福杜林鎮人也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
拳推墮石橋下時河水方結觚棱如鋒及顛骨破裂僅
存奄有一息里胥故陳豪遠聞於官官利其財獄頗急

福陰遣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爲我養老母
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豪諾之福粗
知字義尙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吏無如何也福
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
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皆曰是負福之報矣
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頂兇者
甘爲人代死有賄和者甘鬻其所親斯已猝不易詰矣
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之所殺此雖臯陶
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尙非負約不償致遭鬼殛則竟以
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牽駁哉

姚安公言有孫天球者以財爲命徒手積累至千金雖
妻子凍餓視如陌路亦自忍凍餓不輕用一錢病革時
陳所積於枕前一手自撫摩曰爾竟非我有乎嗚咽
而歿孫未歿以前爲狐所黽每擲其財貨去使窘急欲
死乃於他所復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劉某者亦以財
爲命亦爲狐所黽一歲除夕凡劉親友之貧者悉餽數
金訝不類其平日所爲旋聞劉牀前私篋爲狐盜去二
百餘金而得謝柬數十紙蓋孫財乃辛苦所得狐怪其
慳嗇特戲之而已劉財多出機巧剝削而來故狐竟散
之其處置亦頗得宜也

余督學閩中時幕友鍾忻流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會
勘宿古寺中月色朦朧見某公窓下有人影徘徊良久
冉冉上鐘樓去心知爲鬼魅然素有膽竟躡往尋之至
則樓門鎖閉樓上似有二人語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
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兩宮共宿將俟人靜訟吾
冤頃竊聽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卽消弭彌縫之術是
不足以辦吾事故廢然返語畢似有太息聲再聽之竟
寂然矣次日陰告主人果變色搖手戒勿多事迄不知
其何冤也余謂此君友有嫌于主人改造斯言形容其
巧於趨避爲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論鬼非目覩語

未耳聞恍惚杳冥茫無寔據雖閻羅包老亦無可措手
顧乃責之於某公平

平原董秋原言海豐有僧寺素多狐時時擲瓦石騷人
一學究借東廂三楹授徒聞有是事自詣佛殿呵責之
數夕寂然學究有德色一日東翁過談拱揖之頃忽袖
中一卷墮地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去次日生徒
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爲狐所中君子之於
小人謹備之而已無故而觸其鋒鮮不敗也

關帝祠中皆塑周將軍其名則不見于史傳考元魯直
漢壽亭侯廟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其來已久

其靈亦最著里媼有剝破車者言其夫嘗醉眠關帝香案前夢周將軍蹴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謂鬼無輪迴則自古至今鬼日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謂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迴者荒阡廢冢往往見鬼又似有不輪迴者表兄安天石嘗卧疾魂至冥府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三途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不輪迴者亦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無罪無福之人聽其游行于墟墓餘氣未盡則存餘氣漸消則滅

如露珠水泡倏有倏無如閒花野草自榮自落如是者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繼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羣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病痊以後嘗舉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

星士虞春渾爲人推算多奇中偶薄游襄漢與一士人同舟論頗欵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爲仙鬼夜中密語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祿之神也有事詣南岳與君有緣故得數日周旋耳虞因問之曰吾於命至

自謂頗深嘗推某當大貴而竟無驗君司祿籍當知其
由士人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滅十之七矣虞曰仕宦
熱中是亦常情何真謫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熱中其
強悍者必怙權怙權者必狠而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
位者必險而深且怙權固位是必躁競躁競相軋是必
排擠至于排擠則不問人之賢否而問黨之異同不計
事之可否而計己之勝負流弊不可勝言矣是其惡在
貪酷上壽且削滅何止於祿乎虞陰記其語越兩歲餘
某果卒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爲妾者別營靜室居之牀

帷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媼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
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覩其形張
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
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
嫺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
悸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
鬼陰類狐介于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恒以夜白
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
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
凡狐之媚人有兩途一曰蠱惑一曰夙因蠱惑者陽爲

陰蝕則病蝕盡則死。凡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
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二
其蠱惑者亦必以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人知其真偽
耳後所見之人亦不久下世

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併買宅而勒其值以
售他人羅又陰撓之人而盜竊不得已減值售羅羅經
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紙錢甫燃忽狂
風捲起著梁上烈焰驟發烟煤迸散如雨落彈指間寸
椽不遺併其舊廬蕪焉方火起時衆手交救羅肘膺止
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爲

救無益也吾悔無及矣急呼賈子至以腴田二十畝書券贈之自是改行從善竟以壽考終

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對神尙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則惡矣天道有過而亟惡其聽汝巧辨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

褚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墻圯泥土殺殺下婦聞聲急起以背負墻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墮炕下婦竟壓焉其屍正當姑卧處是真孝婦以微賤無人聞於官久

而併供其姓氏矣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無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爲神矣鄉之父老皆曰吾夜所夢亦如是或曰婦果爲神何不示夢於其姑此鄉鄰欲緩其慟道是言也余謂忠孝節義歿必爲神天道昭昭歷有証驗此事可以信其有卽曰一人造言衆人附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以爲神天亦必以爲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長山聶松巖以篆刻遊京師嘗館余家言其鄉有與狐友者每賓朋宴集招之同坐飲食笑語無異於人惟聞

聲而不睹其形耳或強使相見曰對面不睹何以爲相交孤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測險於山川機穽萬端由斯隱伏諸君不見其心以貌相交反以爲密於不見貌者反以爲疎不亦悖乎田白巖曰此孤之閱世深矣

蕭寧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進士也先姚安公從受業焉嘗夏日過友人家愛其園亭軒爽欲下榻於是友人以夜有鬼物辭王因舉所見一事曰江南岑生嘗借宿滄州張蝶莊家壁張鍾馗像其高如人前復陳一自鳴鐘岑沉醉就寢比旦未及見夜半酒醒月明如晝聞機輪

格格已詫甚忽見畫像以爲奇鬼取案上端研仰擊之
大聲砰然震動戶牖僮僕排闥入視則墨瀋淋漓頭面
俱黑畫前鐘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聞者無不絕倒然
則動云見鬼皆人自膽怯耳鬼究在何處耶語甫脫口
墻隅忽應聲曰鬼卽在此夜當拜謁幸勿以研見擊王
默然竟出後嘗舉以告門人曰鬼無白晝對語理此必
狐也吾德恐不足勝妖是以避之蓋終持無鬼之論也
明器古之墓禮也後世復造紙車紙馬孟雲卿古挽歌
曰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蓋姑以緩勵云耳然長兒
汝侂病卒時其女爲焚一紙馬汝侂絕而復蘇曰吾魂

出門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僕王連陞牽一馬來送我
歸恨其足跛頗顛簸不適焚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
舉火時寔誤折其足又六從舅母常氏彌留時喃喃自
語曰適往看新宅頗佳但東壁損壞可奈何侍疾者往
視其棺果左側朽穿一小孔匠與督工者尙均未覺也
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于文
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尙不知窮達有命耶嘗
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喟然曰又聃應舉之
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
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袖裡常存惟白

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海陽李玉典前輩言有兩生讀書佛寺夜方爇狎忽壁
上現大圓鏡徑丈餘光明如晝毫髮畢睹聞簷際語曰
佛法廣大固不汝瞋但汝自視鏡中是何形狀余謂幽
期密約必無人在旁是誰見之兩生斷無自言理又何
以聞之然其事爲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虛烏有視之
玉典又言有老儒設帳廢圃中一夜聞垣外吟哦聲俄
又聞辨論聲又聞鬬爭聲又聞詬詈聲久之遂聞殿擊
聲圃後曠無居人心知爲鬼方戰慄間已闕至窓外其
一盛氣大呼曰渠評駁吾文寔爲冤憤今同就正於先

生因朗吟數百言句句手自擊節其一且呻吟呼痛且
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厲聲曰先生究以爲如
何老儒噤口之以額叩枕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
一大笑去其一往來窗外氣咻咻然至雞鳴乃寂云聞
之膠州法黃裳余謂此亦黃裳寓言也

天津孟生文煊有僞才張石繇先生最愛之一日掃墓
歸遇孟于路旁酒肆見其壁上新寫一詩曰東風翦剪
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
燕雙飛徘徊曲徑憐香草惆悵喬林挂落暉記取今朝
延佇處酒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諱不言固詰之始

云適於道側見麗女其容絕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張問其處孟手指之張大駭曰是某家墳院荒廢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尋之果馬鬣蓬科杳無人跡

余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

至門卽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誓會終離遂相約同
死受及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
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艸黃雲四無邊際正徬徨
間爲一鬼縛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尙
未終此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量絕及
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
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余烏魯木齊襍詩有曰
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
一生腸斷華山畿卽詠此事也

朱青雷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瀟

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
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
朱沆思未對問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
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
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
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
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窓外忽太息
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詞費也
出視窓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自談考證
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具具之中無在旁擲

掄者乎

聶松巖言卽墨子生騎一驢赴京師中路憇息高岡上繫驢於樹而倚石假寐忽見驢昂首四顧浩然嘆曰不至此地數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舊徑矣于故好奇聞之躍然起曰此宋處宗長鳴雞也日日乘之共談不患長途寂寞矣揖而與言驢齧草不應反覆開導約與爲忘形交驢亦若勿聞怒而痛鞭之驢跳擲狂吼終不能言竟銼折一足驚於屠肆徒步以歸此事絕可笑殆睡夢中誤聽耶抑此驢夙生冤讎有物憑之以激于之怒殺耶

咸豐三年九月
粵匪北竄
民數驚謂有
妖術武清胡令
言邨園向田畦
中有鬼聲嗚
啞往捕乃捕鵝
者也

三叔父儀南公有健僕畢四者弋獵鹿狼十力已得地
鵝於野凡捕鵝者必以夜先以藁秸插地如承隴之狀
而布網於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鵝聲吹之鵝既集先微
驚之使漸次避入藁秸中然後大聲驚之使羣飛突起
則悉觸網矣吹管時其聲悽咽往往誤引鬼物至故必
築圍焦自衛而携兵仗以備之一夜月明之下見老叟
來作禮曰我狐也見孫與北村狐構藁秸候戰彼陣
擒我一女每戰必反接驢出以辱我我亦陣擒彼一妾
如所施報焉由此讐益結約今夜決戰于此聞君義俠
乞助一臂力則沒齒感恩持鐵尺者彼持刀者我也畢

何苦而爲此

故好事忻然隨之往發叢薄間兩陣既交兩狐血戰不解至相抱手搏鬬終視死而挂弦一發射北村狐蹈不虞弓勅矢鉅貫腹而逃併老叟洞瞭遠焉兩陣各惶遽奪屍棄俘囚而遁畢解二狐之縛日告之曰傳語爾族爾家勝敗相償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聞戰聲自此遂寂此與李冰事相類然冰戰江神爲捍災禦患此狐逞其私憤兩關不已卒至兩傷是亦不可以已乎姚安公在滇時幕友言署中香櫟樹下月夜有紅裳女子靚妝立見人則冉冉沒土中衆議發視之姚安公撈卮酒澆樹下自祝之曰汝見人則隱是無意于爲祟也

又何必屢現汝形自取暴骨之禍自是不復出又有書
齋甚軒敞久無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時相從在滇偶夏
日裸寢其內夢一人揖而言曰與君雖幽明異路然眷
屬居此亦有男女之別君奈何不以禮自處矍然醒遂
不敢再往姚安公嘗曰樹下之鬼可諭之以理書齋之
魅能以理諭人此郡僻處萬山中風俗質樸渾沌未鑿
故異類亦淳良如是也

余兩三歲時嘗見四五小兒綠衣金釧隨余嬉戲皆呼
余爲弟意似甚相愛稍長時乃皆不見後以告先姚安
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無子每令尼媼以彩

絲繫神廟泥孩歸置于卧內各命以乳名曰餌果餌與
哺子無異歿後吾命人瘞樓後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後
來爲妖擬掘出之然歲久已迷其處矣前母卽張太夫
人姊一歲忌辰家祭後張太夫人晝寢夢前母以手推
之曰三妹太不經事利刃豈可付兒戲愕然驚醒則余
方坐身旁擊姚安公革帶佩刀出鞘矣始知魂歸受祭
確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表叔王碧伯妻喪術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
有盜僞爲煞神踰垣入方開篋搜簪珥適一盜又僞爲
煞神來鬼聲嗚嗚漸近前盜皇遽避出相遇於庭彼此

以爲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對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哭見之大駭詣視乃知爲盜以薑湯灌蘇卽以鬼裝縛送官沿路聚觀莫不絕倒據此一事回煞之說當妄矣然回煞形迹余實屢目覩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益都朱天門言甲子夏與數友夜集明漪側召妓侑觴飲方酣妓素不識字忽援筆書一絕句曰一夜瀟瀟雨高樓怯曉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擲於一友之前是人觀訖遽變色仆地妓亦仆地頃之妓蘇而是人不蘇矣後徧問所親迄不知其故

癸巳甲午間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

頗疑其僞託然見其爲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長卷及醉
鍾馗像筆墨皆不俗又見贈董曲江一聯曰黃金結客
心猶熱白首還鄉夢更遊亦酷肖曲江之爲人

佃戶二曹婦悍甚動輒訶詈風雨詬詈鬼神鄉鄰里間
一語不合卽揎袖露臂携二搗衣杵奮呼跳擲如號虎
一日乘陰雨出竊麥忽風雷大作巨雹如鵝卵已中傷
仆地忽風捲一五斗栲栳墮其前頂之得不死豈天亦
畏其橫歟或曰是雖暴戾而善事其姑每與人鬪姑叱
之輒弭伏姑批其頰亦跪而受然則遇難不死有由矣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豈不然乎

癸亥夏高川之北墮一龍里人多目擊之姚安公命駕
往視則已乘風雨去其蜿蜒攫拏之迹蹂躪禾稼二畝
許尙分明可見龍神物也何以致墮或曰是行雨有誤
天所譴也按世稱龍能致雨而宋儒謂雨爲天地之氣
不由於龍余謂禮稱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公羊傳謂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
是宋儒之說所本也易文言傳稱雲從龍故董仲舒祈
雨法召以土龍此世俗之說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龍
雨油油而雲瀟瀟而雨者天雨也疾風震雷不久而過
者龍雨也觀觸犯龍潭者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

之速合乎洗觥答誦梵咒者亦立致風雨天地之氣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兩義兼陳其理始備必規規然膠執一說毋乃不通其變歟

里人王驢耕于野倦而枕塊以卧忽見肩輿從西來僕馬甚衆輿中坐者先叔父儀南公也怪公方卧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與語良久乃向東北去歸而聞公已逝矣計所見僕馬正符所焚紙器之數僕人沈崇貴之妻親聞驢言之後月餘驢亦病卒知白晝遇鬼終爲衰氣矣

余第三女許婚戈仙舟太僕子年十歲以庚戌夏至卒

先一日病已革時余以執事在方澤女忽自語曰今日
初八吾當明日辰刻去猶及見吾父也問何以知之瞋
目不言余初九日禮成歸邸果及見其卒卒時壁挂洋
鐘恰琤然鳴八聲是亦異矣

膳夫楊義粗知文字隨姚安公在滇時忽夢二鬼持硃
票來拘標名曰楊又義爭曰我名楊義不名楊又爾定
誤拘二鬼皆曰又字上尙有一點是省筆義字義又爭
曰從未見義字如此寫當仍是又字誤滴一墨點二鬼
不能強而去同寢者聞其嚙語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終
養歸義隨至平彝又夢二鬼持票來乃明明楷書楊義

閱微草堂筆記卷五

九

字義仍不服曰我已北歸當屬直隸城隍爾雲南城隍何得拘我誼詎良人同寢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憤似必不相捨次日行至滇南勝境坊下果馬蹶墮地卒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

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

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

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過闢展七達坂

達坂譯言山嶺凡七重曲折陡

峻稱爲天險

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

度大乃獨卧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爲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

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
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
其實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
故以計殺之而託詞于盜想當然矣余收葬其骨欲爲
起冢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
墓前各鐫姓名于胸臆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
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僅題
額諸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犬時
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
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爲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

點爲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盡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神能化形故狐之通靈者可往來于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僕婦爲狐所媚夜輒褫衣無寸縷自窓櫺昇出置于廊下共相戲狎其夫露刃追之則門鍵不可啟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堅閉僅于窓內怒詈而已一日陰藏烏銃將隔窓擊之臨期覓銃不可得次日乃見在錢櫃中銃長近五尺而櫃口僅尺餘不知何以得入是併能化他形矣宋儒動言格物如此之類又豈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嘗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

廬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如何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視之如真不知狐自視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視之更當如何此真無從而推究也

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

深處

烏魯木齊在南山北故呼曰南山

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

爲瑪哈沁

額魯特語謂劫盜曰瑪哈沁營伍中襲其故名

伏叢莽中密偵之見

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

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妓麗白

皙所衣皆縐絳各反縛其手敲敲俛首跪以次引至坐

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

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擯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爲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見奇事此爲第一考太平廣記載老僧見天人追捕飛天野叉事野叉正是一好女蔡所見似亦其類歟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殺之過當則爲惡業非所應殺之人而殺之亦能報冤烏魯木齊把總茹大業言吉木薩遊擊遣奴入山尋雪蓮迷不得歸一夜夢奴浴血來曰

在某山遇瑪哈沁爲鸚食殘骸猶在橋南第幾松樹下
乞往迹之游擊遣軍校尋至樹下果血汚狼藉然視之
皆羊骨蓋圍卒共盜一官羊殺於是也猶疑奴或死他
所越兩日奴得遇獵者引歸始知羊假奴之魂以發圍
卒之罪耳

李媼青縣人乾隆丁巳戊午間在余家司爨言其鄉有
農家居鄰古墓所畜二牛時登墓蹂踐夜夢有人訶責
之鄉愚靡慧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見二物其巨
如牛蹠踏跳擲院中盤蹶皆破碎如是數夕至移碌磚
於房上砰然滾落火焰飛騰擊搗衣砧爲數段農家恨

此庵既只兩僧宿
宿者又只兩道而
受又皆同死矣購者
之言親聞之耶

母舅許朗軒先生
言某表游大果客同
邑開歸道持公形尤
日暮客持燈宿焉
忽一候補令某未與

甚乃多借烏銃待其至合手擊之兩怪並應聲踣農家
大喜急乘火出視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復作家亦
漸落憑其牛以爲妖俾自殺之可謂巧於播弄矣要亦
乘其獷悍之氣故得以假手也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兩老僧其一庵一夕有兩老道士
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
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啟呼亦不應
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
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
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

幕客熟識也。是共酌不肯曰奉急奏。是行不送。若若伯主。扶掖視馬。柱且與之。忽持衣去。越數日。此令差旋過。中平字。今宿病。且其風。沙。咫尺不辨。中平令堅。面之。謂字者。伯便。四寸重。後。凡。空。行。同。不肯。思。發。已。即。屬。風。車。也。信。而。騎。士。符。里。鞍。脫。兩。條。下。馬。助。取。者。整。之。此。令。勿。揪。車。惟。去。身。保。報。乘。馬。健。情。鞍。已。整。凡。其。主人。宜。仍。生。中。平。能。揮。報。侯。壯。士。僅。取。

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首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竊。邂逅留宿。則非讐。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扃不啟。何以能出。距井寫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鞠人。不能鞠鬼。人無可鞠。惟當以疑案結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展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卽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左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小奴玉保。烏魯木齊。流人

孟退之凡耳目鼻舌見
疾聽至省爲則歸
走初抵藩各官還
云未至關於上官下
令大索其罪遂三月
乃得諸二村外解并
中玄大道南十餘里
矣井水才深三尋馬
跪立水中此令主馬
左手挽轡左持鞭
微笑衣則華密而
假之衣也人馬俱
笑升殿甚密不知
何以得入且入不
跪水不及馬腹人仍
跪官馬上驗之乃
皆偽僞然其
恠事矣

子也初隸特納格爾軍屯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
柱盤於高崗之頂向日曬鱗週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
頂一角長尺許有羣雄飛過張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
翩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爲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
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鄔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
角能解毒卽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携雄黃數斤於
上風燒之卽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爲塊癰疽初起時
以一塊著瘡頂卽如磁吸鐵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
乃自落置入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
稍重者變青黯極重者變黑紫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

吸毒石

乃可盡餘一二次愈矣余記從兄懋圖家有吸毒石治癰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至是乃知爲蛇角矣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禱雨驅妖何與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書載有二鬼一曰語忘一曰敬遺能使人難產知其名而書之紙則去符或制此二鬼歟夫四海內外登產蓐者殆恒河沙數其天下祇此語忘敬遺二鬼耶抑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其名皆曰語忘敬遺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將周遊奔走而爲厲鬼何其勞如一處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則生育之時少不生育之時多擾擾于百億萬鬼無所事

余遠族兄昱洞庭
山人也能畫性蕭
散官江西弋陽簿
升上猶丞張真人其
其清也余視世法者
時令真人有書來
講相誼予答書第
稱爲真人而已江天
家重天師符籙送
接州縣武廣信隆
行出金給資資漢
金結令憚供僊說
孫植斂乃改送東
鄉吏便皆混余詢
其故曰仙家過景
漢何宿上清宮天

事靜待人生育而爲厲鬼又何其冗閒無用乎或曰難
產之故多端語忘敬遺其一也不能必其爲語忘敬遺
亦不能必其非語忘敬遺故召將試勘焉是亦一解矣
第以萬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將試勘將至而有鬼將
驅之矣將至而非鬼將且空返不瀆神矣乎卽神不嫌
瀆而一符一將是鍊無數之將使待幽王之烽火上帝
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諸符共一將則此將雖千
手千目亦疲於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諸符特設以無量
化身之神供捕風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趙鹿泉前
輩有一符傳自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練剛氣之所畫也

師出迎後行更後
必人予二符令不可
得矣予大感家

然則天師為
姻親者大可怖
鬼矣一嘆

試之其驗如響鹿泉非妄語者是則吾無以測之矣
俗傳張真人廝役皆鬼神嘗與客對談司茶者雷神也
客不敬歸而震霆隨之幾不免此齊東語也憶一日與
余同陪祀將入而遺其朝珠向余借余戲曰雷部鬼律
令行最疾何不遽取真人為鞮然余在福州使院時
老僕魏成夜夜為祟擾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與天
師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應聲而寂然則狐鬼
亦習聞是語也

奴子王廷佐夜自滄州乘馬歸至常家磚河馬忽辟易
黑闇中見大樹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馬旁過此樹四

閨微草堂筆記卷五

面旋轉當其前盤繞數刻馬漸疲人亦漸迷俄所識木
工國姓韓姓從東來見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時
二人已醉齊呼曰佛殿少一樑正覓大樹今幸而得此
不可失也各持斧鐮奔赴之樹倏化旋風去陰符經曰
御之神在氣木妖畏匠人正如狐怪畏獵戶積威所劫
其氣焰足以懾伏之不必其力之相勝也

寧津蘇子庚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收拾成聚
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以鎌擲之漚血數滴
漬地上方其檢尋所失婦倚樹忽似昏醉魂爲人縛至
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婦乃敢傷我吏速受杖婦性素剛

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
甫畢乃爲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鎌擲之不虞傷大
王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
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
而旂風復至仍捲其麥爲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
曰此不知爲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
膚受之愬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
曰婦愬其冤神卽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
憤憤君更謂之何予庚曰仁趾之責人無已時荔田言
是

子孫必剖尸脣
乃可取髓寶已
先犯死罪矣

四川藩司張公寶南先祖母從弟也其太夫人喜鼈腫
一日庖人得巨鼈甫斷其首有小人長四五寸目頸突
出繞鼈而走庖人大駭仆地眾救之蘇小人已不知所
往及剖鼈乃仍在鼈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視之先
母時尚幼亦在旁目睹裝飾如職貢圖中回回狀帽黃
色褶藍色帶紅色韉黑色皆紋理分明如繪面目手足
亦皆如刻畫館師岑生識之曰此名鼈寶生得之剖脣
納肉中則啖人血以生人脣有此寶則地中金銀珠玉
之類隔土皆可見血盡而死子孫又剖脣納之可以世
世富庖人聞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輒自批其頰外祖母

曹太夫人曰據岑師所云是以命博財也人肯以命博財其計多矣何必剖臂養鰥庖人終不悟竟自恨而卒孤樹上人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嘗贈以詩一夜燈下誦經窗外窸窣有聲似人來往呵問爲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爲聽經來此問某剎法筵最盛何不往聽曰渠是有人處誦經師是無人處誦經也後爲厚齋公述之厚齋公曰師以此語告我亦是有人處誦經矣孤樹憮然者久之李太白夢筆生花特睡鄉幻景耳福建陸路提督馬公負書性耽翰墨稍暇卽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

吐焰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於地復逆捲而上蓬蓬然
逾刻乃斂署中弁卒皆見之馬公畫爲小照余嘗爲題
詩然馬公竟卒於官則亦妖而非瑞矣

史少司馬抑堂相國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時忽無故眩
瞽覺魂出門外有人掖之登肩輿行數里矣復有肩輿
自後追至疾呼且往視之則文靖公也抑堂下輿叩謁
文靖公語之曰爾尙有子孫未出世此時詎可前往揮
昇者送歸霍然而醒時年七十四次年舉一子越兩年
又舉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歲時至京
師親爲余言

聞微草堂筆記卷六

滎陽消夏錄六

觀弈道人撰

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料暮輒見巨人立墓上面濶逾一尺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或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早爲備也或曰回部爲西域向東者面內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爲烏什將滅之妖孽則無疑也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

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
意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合掌問訊是
悉何人吏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如來運大神力攝
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無始
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食人
如是嘵嘵卽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
返無間地獄已不能容乃牒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
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
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
作冥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爲民害者一日吏一日役

此寓言耳然此
四權人必合此意
余

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
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
作威足使人敲髓瀉膏吞聲泣血四大州內惟此四種
惡業至多是以前我泥犁供其湯鼎以白哲者柔脆者
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先爲差別然後
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齧割烹炮卽化爲鳥有業重
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
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剗剔燔
炙無已時也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
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

有幸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卽僧告其姪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

滄州瞽者劉君瑞嘗以弦索來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門來喚曰。某官舟泊河干。聞汝善彈詞。邀往一試。當有厚資。卽促抱琵琶牽其竹杖導之。往約四五里至舟畔。寒溫畢。聞主人指揮曰。舟中炎熱。坐岸上奏技。吾倚窓聽之可也。林利其賞。竭力彈唱。約

畧近三鼓指痛喉乾求滴水不可得側耳聽之四圍男女雜坐笑語喧囂覺不似仕宦家又覺不似在水次輟絃欲起衆怒曰何物盲賊敢不聽使令衆手交捶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聞人聲漸散猶不敢息忽聞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尙未出坐亂冢間演技取樹下早涼耶鬢然驚問乃其鄰人早起販鷄過此也知爲鬼弄狼狽而歸林姓素多心計號曰林鬼聞者咸笑曰今日鬼過鬼矣

先姚安公曰里有白以忠者偶買得役鬼符咒一冊冀借此演搬運法或可謀生乃依書置諸法物月明之夜

作道士裝至墟墓間試之據案對書誦咒果聞四面咷
咷聲俄暴風突起捲其書落草間爲一鬼躍出攫去衆
鬼譁然並出曰爾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爾
矣聚而攢擊以忠踉蹌奔逃背後瓦礫如驟雨僅得至
家是夜瘧疾大作困臥月餘疑亦鬼爲祟也一日訴於
姚安公且慚且憤姚安公曰幸哉爾術不成不過成一
笑柄耳倘不幸術成安知不以術賈禍此爾福也爾又
何尤焉

從姪虞惇所居宅本村南舊圃也未築宅時四面無居
人一夕灌圃者出大臥井旁小室聞牆外詬爭聲疑爲

村人隔牆問曰爾等爲誰夜深無故來擾我其一呼曰
一事求大哥公論不知何處客鬼強入我家調我婦天
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攜錢赴聞家廟此婦見我
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奪我錢天下又有是理耶田
知是鬼噤不敢應二鬼並曰此處不能了此事當訴諸
土地耳喧喧然向東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問廟祝乃
寂無所聞皆疑田妄語臨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
婦和解之矣衆爲粲然

乾隆己未余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同讀書生雲精舍
一夕偶論鬼神雲舉以爲有養仲以爲無正辨詰間雲

舉之僕卒然曰世間原有奇事儻奴不身經雖奴亦不信也嘗過城隍祠前叢冢間失足踏破一棺夜夢城隍拘去云有人訴我毀其室心知是破棺事與之辨曰汝室自不合當路非我侵汝鬼又辨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當路也城隍微笑顧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責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釋汝當償之以冥鏹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築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鏹有旋風捲其灰去一夜復過其地聞有人呼我坐心知爲曩鬼疾馳歸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梟鳥迄今思之尙毛髮悚立也養仲謂雲舉曰汝

僕助汝吾一口不勝兩口矣然吾終不能以人所見爲
我所見雲舉曰使君鞠獄將事事目覩而後信乎抑以
取證衆口乎事目覩無此理取證衆口不以人所見
爲我所見乎君何以處焉相與一笑而罷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
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所以刀如中鐵石又兼通壬
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力招延豪傑甚敬
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
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
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

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孌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蝶狎于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歟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推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

牛公悔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樹下談易忽

聞背後語曰二君所論乃術家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適
自何來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見耳問其姓名曰江南崔
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悶問行山人愛其
文雅因與接膝究術家儒家之說崔曰聖人作易言人
事也非言天道也爲衆人言也非爲聖人言也聖人從
心不踰矩本無疑惑何待於占惟衆人昧於事幾每兩
岐罔決故聖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
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事萬物不出陰陽後人
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楊簡王宗傳闢發心學此禪家之
易源出王弼者也陳搏邵康節推論先天此道家之易

源出魏伯陽者也術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卽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爲正宗是聖人作易但爲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徑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詞致談至月上未已詰其行踪多世外語二人謝曰先生其儒而隱者乎崔微哂曰果爲隱者方韜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爲儒者方反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講學世所稱儒稱隱皆膠膠擾擾者也吾方惡此而逃之先生休矣

毋汚吾耳剗然長嘯木葉亂飛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見
非人也

南皮許南金先生最有膽在僧寺讀書與一友共榻夜
半見北壁燃雙炬諦視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雙炬
其目光也友股慄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讀書苦
燭盡君來甚善乃攜一冊背之坐誦聲琅琅未數頁目
光漸隱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廁一小童持燭隨
此面突自地涌出對之而笑童擲燭仆地先生卽拾置
怪頂曰燭正無臺君來又甚善怪仰視不動先生曰君
何處不可往乃在此間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

可辜君來意卽以穢紙拭其口怪大嘔吐狂吼數聲滅
燭而沒自是不復見先生嘗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時或
見之惟檢點生平無不可對鬼魅者則此心自不動耳
戴東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縣深山中日薄
暮風雨欲來見巖下有洞投之暫避聞洞內人語曰此
中有鬼君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卽鬼也宋請一見曰
與君相見則陰陽氣戰君必寒熱小不安不如君熬火
自衛遙作隔座談也宋問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
宗時爲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
田歿而祈于閭羅勿輪迴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註陰

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
居羣鬼之間往來驚襍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於此雖
凄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穽則如生
切利天矣寂歷空山都忘甲子與鬼相隔者不知幾年
與人相隔者更不知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
意又通人跡明朝當卽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花源
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荅宋攜有筆研因濡
墨大書鬼隱兩字于洞口而歸

陽曲王近光言冀寧道趙公孫英有兩幕友一姓喬一
姓車合僱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其姓作對曰喬車二

所信者乃新科
墨卷

幕友各乘半轎而行恰皆轎之半字也時署中召仙卽舉以請對凡判曰此是實人實事非可強奏而成越半載又召仙凡忽判日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書生共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兩生以一驢負科墨卷赴會城出售趙公笑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先祖有莊曰厰裏今分屬從弟東白家聞未析箸時場中一柴垛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戶某醉臥其側同輩戒勿觸仙家怒某不聽反肆詈忽聞人語

曰汝醉吾不較且歸家睡可也次日詣園守瓜其婦擔飯來饒遙望園焦中一紅衫女子與夫坐見婦驚起倉卒踰垣去婦故妬悍以爲夫有外遇也憤不可忍遽以擔痛擊某百口不能自明大受箠楚婦手倦稍息猶喃喃毒詈忽聞樹杪大笑聲方知狐戲報之也

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曰脉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瞑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爲厲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雖有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倫紀所

義以祠嚴

關事于天津雖緣章拜奏亦不能上達神霄此祟乃汝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姪汝蠶食鯨吞幾無餘瀝又熒熒孩稚視若路人至飢飽寒溫無可告語疾痛疴癢任其呼號汝父茹痛九原訴于地府冥官給牒俾取汝子以償冤吾雖有術祇能爲人驅鬼不能爲子驅父也果其子不久卽逝後終無子竟以姪爲嗣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栗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踰窗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

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飢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
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
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
外廐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
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
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爲余言東堂卽護持寺
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芝稱瑞草然亦不必定爲瑞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
中生九芝因以自號然不久卽罷官舅氏安公五占停
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孫式微今已無鬻此蓋

禍福將萌氣機先動非常之兆理不虛來第爲休爲咎則不能預測耳先兄晴湖則曰人知兆發于鬼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實兆發于人事而鬼神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厓無路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無妄語知確非虛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無者卽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卽理也

喇嘛有二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

教講道德明因果與禪家派別而源同紅教則惟工幻術理藩院尚書留公保佳言駐西藏時曾忤一紅教喇嘛或言登山時必相報公使肩輿鳴騶先行而陰乘馬隨其後至半山果一馬躍起壓肩輿上碎爲齏粉此留公自言之曩從軍烏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橈咒良久橈忽反覆折轉如翻桔槔使失馬者隨行至一山谷其馬在焉此余親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漢已有此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卽波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者也似爲近之

卷之六
巴里坤關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祟人者
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爲一黑影所撲墮產傷足皆
曰狐爲妖此或膽怯目眩非狐爲妖也大抵自突厥回
鶻以來卽以弋獵爲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開墾者
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不能老
壽故不能久而爲魅歟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道引鍊
形術故狐亦不知歟此可見風俗必有所歸不歸則不
習人情沿于所習不習則不能道家化性起僞之說要
不爲無見姚安公謂滇南僻郡鬼亦淳良卽此理也
副都統劉公鑑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稱墮

巴里坤關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祟人者
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爲一黑影所撲墮產傷足皆
曰狐爲妖此或膽怯目眩非狐爲妖也大抵自突厥回
鶻以來卽以弋獵爲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開墾者
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不能老
壽故不能久而爲魅歟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道引鍊
形術故狐亦不知歟此可見風俗必有所歸不歸則不
習人情沿于所習不習則不能道家化性起僞之說要
不爲無見姚安公謂滇南僻郡鬼亦淳良卽此理也
副都統劉公鑑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稱墮

燕國公張說與人唱和詩文錄之成帙性嗜飲每降境必焚紙錢而奠以大白不知龍沙蕙雪之間燕公何故而至是劉公誦其數章詞皆淺陋殆打油釘鉸之流客死水天游魂不返託名以求食歟

里人張某深險詭譎雖至親骨肉不能得其一實語而口舌巧捷多爲所欺人號曰禿項馬馬禿項爲無髮髮蹤同音盲其恍惚閃爍無蹤可覓也一日與其父夜行迷路隔隴見數人圍坐呼問當何向數人皆應曰向北因陷深淖中又遙呼問之皆應曰轉東乃幾至滅頂蹙蹙泥塗困不能出間數人拊掌笑曰禿項馬爾今知妄

語之誤人否近在耳畔而不覩其形方知爲鬼所給也
妖由人興往往有焉李雲舉言一人膽至怯一人欲戲
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千室中密約曰我與某坐月下
我驚呼有鬼爾卽從窻隙伸一手屈期呼之突一手探
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杵賓主俱驚僕衆譁曰奴
其真鬼耶秉炬持仗入則奴昏臥于壁角救之蘇言閣
中似有物以氣噓我我卽迷悶族叔榮菴言二人同詣
書佛寺一人燈下作縊鬼狀立於前見是人驚怖欲絕
急呼是我爾勿畏是人曰固知是爾爾背後何物也回
顧乃一真縊鬼蓋機械一萌鬼遂以機械之心從而應

之斯亦可爲螳螂黃雀之喻矣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寶齋安公家聞蘇丈東臯言交河某令蝕官帑數千使其奴賁還奴半途以黃河覆舟報而陰遣其重臺攜歸重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爲盜所刼殺從舅昨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爲而鬼神之所爲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丈曰今不竊賁何至爲奴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爲重臺效尤重臺不效尤何至爲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爲非鬼神之所爲也如公所言是令當受報故遣奴竊

一鉅公者東河督以
案牘連傳自出而歸
後大慰以曰鉅公之
寄語著在案矣
索之則云公安得
有多金寄我耶
此言竟法不敢語

賁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屠掠
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慎乎從舅曰此公
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
之中勸人以自立

劉乙齋廷尉爲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
擊柝聲琅琅徹曉其轉更攢點一一與譙鼓相應視之
則無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撰一文
指陳其罪大書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詔不減
昌黎之驅鱷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尙未敵昌黎然性
剛氣盛平生尙不作曖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

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持
此在君爲困獸猶鬪在鬼爲窮寇勿追耳君不記太平
廣記載周書記與鬼爭宅鬼憚其木強而去乎乙齋笑
擊余背曰魏收輕薄哉然君知我者

余督學福建時署中有筆揜樓以左右挾兩浮圖也使
者居下層其上層則複壁曲折非正午不甚覩物舊爲
山魘所據雖不覩獨足反踵之狀而夜每聞聲偶憶杜
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當由曲房
幽隱故此輩潛蹤因盡徹墻垣使四面明窓洞啟三山
翠靄宛在目前題額曰浮奇閣題聯曰地迥不遮雙眼

澗窻虛只許萬峰窺自此山魃遷于署東南隅曾經堂
堂故久廢既于人無害亦聽其匿跡不爲已甚矣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署中篋笥每火自內發而扇
鎗如故又一夕竊剪其侍姬髮爲祟殊甚既而徐公罷
歸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歲事故乘其將去肆侮也
徐公盛時銷聲匿迹衰氣至無故侵陵此邪魃所以
爲邪魃歟

余鄉青苗被野時每夜田隴間有物不辨頭足倒擲而
行築地登登如杵聲農家習見不怪謂之青苗神云常
爲田家驅鬼此神出則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遊於野

矣此神不載於古書然確非邪魅從兄戀園嘗于李家
窪見之月下諦視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則一頭著地
行頗遲重云

先祖寵予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于歸
日獨坐室中見少婦揭簾入徑坐床畔著元帔黃衫淡
綠裙舉止有大家風新婦不便通寒溫意謂是羣從娣
姒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務得失婢媼善惡皆委
曲周至久之僕婦捧茶入乃徑出後閱數日怪家中無
是人細話其衣飾卽陳太夫人歛時服也死生相妬見
於載籍者多矣陳太夫人已掩黃壚猶慮新人未諳料

理現身指示無間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孫登科第
歷仕宦者皆陳太夫人所出也

伯高祖愛堂公明季有聲黌序間刻意鄭孔之學無間
冬夏讀書恒至夜半一夕夢到一公解榜額曰文儀班
內十許人治案牘一一恍惚如舊識見公皆訝曰君尙
遲七年乃當歸今猶早也霍然驚寤自知不永乃日與
方外游偶遇道士諭頗洽留與共飯道士別後遂遇奴
子胡門德曰頃一書忘付汝主汝可攜歸公視之皆驅
神役鬼符咒也閉戶肄習盡通其術時時用爲戲劇以
消遣歲月越七年至崇禎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復蘇曰

我以藝用五雷法獲陰譴冥司追還此書可急焚之焚訖復卒半日又蘇曰冥司查檢闕三頁飭歸取視灰中果三頁未燼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載家譜中公聞之先曾祖曾祖間之先高祖高祖卽手焚是書者也孰謂竟無鬼神乎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縣也城址尙依稀可辨或偶于昧爽時遙望烟霧中現一城影樓堞宛然類乎蜃氣此爭他書多載之然莫明其理余謂凡有形者必有精氣土之厚處卽地之精氣所聚處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回數里其形巨矣自漢至宋千餘年爲精氣所聚已

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獨強矣故其形雖化而精氣之盤結者非一日之所蓄卽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現像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盡現形現形者又不常見其故何歟人之死也或有鬼或無鬼鬼之存也或見或不見亦如是而已矣

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辨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於簷下伺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秋責備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

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苟同。世於邊禮之事。動曰某某曾爲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何事不曾有人爲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

漁洋山人記張巡妾轉世索命事。余不謂然。其言曰。君爲忠臣。我則何罪而殺以饗士夫。孤城將破。巡已決志捐生。巡當殉國。妾不當殉主乎。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間亦無神理矣。王經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爲祟。托一古事求祭饗。未可知也。或明季諸臣顧惜身家。偷生視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

可知也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

族叔樂庵言景城之南恒於日欲出時見一物御旋風東馳不見其身惟昂首高丈餘長鬚鬚不知何怪或曰馮道墓前石馬歲久爲妖也考道所居今日相國莊其妻家今日夫人莊皆與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詩曰青史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讓侯王劉光伯墓無尋處相國夫人各有莊其墓則縣志已不能確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窪殘缺翁仲猶有存者土人指爲道墓意或有所傳歟董空如嘗乘醉夜行便旋其側倏陰風橫捲

亂飛似隱隱有怒聲空如叱曰長樂老頑鈍無恥
百年後豈尚有神靈此定邪鬼依託耳敢再披猖
人見其來溺汝語訖而風止

士不知其名明末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

閣剩稿中有哭天士詩四首曰事事知心自古難平生

正老對相看飛來遺札驚投箸哭到荒村欲蓋棺殘稿

未收新畫冊原許天士以畫自給餘貲惟賣破儒冠布衾兩幅無

妨斂在日黑妻不畏寒五岳填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

縱橫不逢黃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開漏有時邀

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

紫清百結懸鵲兩髯霜自食冰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

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

原註天土不娶

寒蕢村醪纔破戒老棲

僧舍是還鄉只今一瞑無餘事未要青蠅作弔忙廿年
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清殞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
哭友倍酸辛關河決漉連兵氣齒髮滄浪寄病身泉下
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塚亦傷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見
縣志不爲立傳蓋未見先高祖詩也相傳天士歿後有
人見其騎驢上泰山呼之不應俄爲老樹所遮遂不見
意或尸解登仙歟抑貌偶似歟迹其孤僻之性似於仙
爲近也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有
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璫正士皆碎首寧
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
造物心此罰勝柳起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
醉墨神鬼運吾肺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皇帝十
載加歲在下丑慨自仲夏月其日二十加同觀者六人
題者河間吳蓋爲許顯純諸姬流落青樓作也初諸姬
隸樂籍時有以死自誓者夜夢顯紳浴血來曰我死不
蔽暈故天以汝等示身後之罰汝若不從吾罪益重諸
姬每舉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飛馳向東北突挂柳枝而墮衆趨視之氣絕矣食頃一婦號泣來曰姑病無藥餌步行一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料爲騎馬賊所奪衆引視墮馬者時已復蘇婦呼曰正是人也其袂擲于道旁問袂中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荅婦所言啓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罪衆以白晝劫奪罪當絞首將執送官墮馬者叩首乞命願以懷中數十金子婦自贖婦以姑病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金而縱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于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強售其住屋廣馬廐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遷禍立至矣張不得已攜妻女倉皇出莫知所適乃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逼窮迫無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逡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竈丁助之贖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劫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舶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夕饑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叩門一少婦疑視久之忽呼

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遞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集舜庭手無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婦卽張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人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王蘭洲嘗于舟次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義云父歿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附舟南還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爲道路費與之語羞澁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畜小奴數人無不

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爲憤憤
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當捠楚故不敢
不自虐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櫂一夜
追及其母兄以董還之且贈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復於
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改過在頃刻間
冥司尚未註籍可無庸責世尊也

戈東長前輩官翰林時其太翁傅齋先生市上買一慘
綠袍一日鐫戶出歸失其鑰恐誤遺於床上隔窻視之
乃見此袍挺然如人立聞驚呼聲乃什衆議焚之劉嘯
谷前輩時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爲陰氣見

陽光則散置烈日中反覆曝數日再置室中密覘之不復爲祟矣又東長頭早童恒以假髮續辮將罷官時假髮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卽歸田是亦亡人之髮感衰氣而變幻也

善戲謔者

私既庶孽則私
之官有而後輩
以爲輩之私不
及前輩矣
好作前輩面人

德清徐編修開厚亦壬戌前輩初入館時每夜讀書則宅後空屋中有讀書聲與琅琅相答細聽所誦亦館閣律賦也啓戶則無睹一夕躡足屏息窺之見一少年着青半臂藍綾衫攜一卷背月坐搖首吟哦若有餘味殊不似爲崇者後亦無休咎唐小說載天狐超異科策二道皆四言韻語文頗古奧或此狐亦應舉者歟此戈東

者皆稱爲天物

長前輩說戈徐同年進上也

烏魯木齊入蜡祠道士年八十前一夕以錢七千布薦
下卧其上而死衆議以是錢營葬夜見夢於工房吏郎
玉麟曰我守官廟棺應官給錢我幸苦所積乞納棺中
俟來生我自取玉麟憫而從之葬訖太息曰以錢貯棺
埋于曠野是以瑣瑣斂也必暴骨余曰以錢買棺尙能
見夢發棺攘奪其爲厲必矣誰能爲七千錢以性命與
鬼爭必無恙衆皆蹶然然玉麟正論也

累身東有人入破原見
乞丐也數百錢而助
之而醒爭奪之竟致
丐死捕得撲撲而死
千之多耶

辛卯春余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僕咸寧據鞍睡
大霧中與衆相失誤循野馬蹄迹入亂山中迷不得出

自分必死偶見厓下伏尸蓋流人逃竄凍死者背束布
橐有餽糧寧藉以療飢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靈其
導我馬行乃移尸巖竇中運亂石堅窒惘惘然信馬行
越十餘日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哈密遊擊徐君在
烏魯木齊舊相識因投其署以待余余遲兩日始至相
見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靈導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
善佑之使出抑偶然僥倖而得出徐君曰吾寧歸功於
鬼神爲掩骼埋胔者勸也

董曲江前輩言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
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尙

好名哉余謂剔抉幽沉蒐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其
之光其銜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
徒禍棗災梨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末造標榜多訛卽月
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矣蓋植黨者多私爭名
者相軋卽蓋棺以後論定猶難况乎文酒流連唱予和
汝之日哉昭明文選以何遜見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
所見遠矣

余次女適長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橋今歲歸寧言距所
居二三里許有農家女歸寧其父送之還夫家中途入
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異聽其語音亦不

同心竊有疑然無以發也至家後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婦相安久矣今見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強使歸寢所居與父母隔一墻夜忽聞顛撲膈膈聲驚起竊聽乃聞子大號呼家衆破扉入則一物如黑驢衝人出火光爆射一躍而逝視其子惟餘殘血天曙往覓其婦竟不可得疑亦爲所啖矣此與太平廣記所載羅刹鬼事全相似殆亦是鬼歟觀此知佛典不全誣小說稗官亦不全出虛構

河間一婦性佚蕩然貌至陋日靚粧倚門人無顧者後其夫隨高叶飛官天長甚見委任豪奪巧取歲以多金

寄歸婦藉其財以招誘少年門遂如市途叶飛獲隴其
夫遁歸則囊篋全空器物斥賣亦畧盡惟存一醜婦淫
瘡遍體而已人謂其不擁厚貲此婦萬無墮節理豈非
天道哉

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
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樓角而笑
曰此中有物破之則甃磚如小龕一故燈檠在焉云此
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圻者之屬術也汝允自是遂愈丁
未春從姪汝倫爲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
中卽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說當信矣

吾邑姚洵俊侍御
道光壬辰翰林也
澂館前生會館
井福堂指局上
堂字倩程子魚
舍人拆之程曰庶
常頭主事御君
具改官部曹子
果改吏部

戴戶曹臨以工書供奉

內廷嘗夢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留與談偶揭其簿正
見已名名下朱筆艸書似一犀字吏奪而掩之意似薄
怒問之亦不荅忽惶遽而醒莫測其故偶告裴文達公
文達沉思曰此殆陰曹簡便之籍如部院之署節戶中
二字連寫頗似犀字君其終於戶部郎中乎後竟如文
達之言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所
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
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台閣九秋至

雍正五年初定帽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首
句之意竊謂仙鶴爲一品服三合爲宰相位此句旣驗
未二句亦必驗矣後由中書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譴
謫軍臺其地曰葵蘇圖實第三臺也官牒省筆皆書臺
爲合適符詩語果九載乃歸在塞外日自署別號曰雲
中鶴用詩中語也後爲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
爲雲字頭下爲鶴字之半正隱君姓亦非泛語先生喟
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謂卿相可立致
卒致顛蹶職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
古以龜卜孔子繫易極言著德而龜漸廢火珠林始以

咸豐初元八月相僕
人楊春詣正陽門

關帝廟焚香祈得一

籤云一紙官書火急

催局舟直下浪如雷

雖然目下多難尚能

保汝平安去復回越

六言予為順天副考

官首白應矣惟下

三句不可解是

兒言意迴避之似

南還適任在蘇三湯

口清官以南臣漢廷

錢代著然猶煩六擲靈棋經始一擲成卦然猶煩排列
至神祠之籤則一掣而得更簡易矣神祠率有籤而莫
靈于關帝關帝之籤莫靈于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之
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之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
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還紛紜忽萬狀非惟
無暇於檢核亦併不容於思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徧
應也然所得之籤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其最奇者乾
隆壬申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日齋沐以禱乞示試題
得一籤曰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
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題為曹交問曰

洋舟行備佳處陰十月始抵星門次年春北上平安無恙乃無二不靈驗

人皆可以爲堯舜至湯九尺應首句也論語題爲夫子堯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應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測矣

孫虛船先生言其友嘗患寒疾昏憤中覺魂氣飛越隨風飄蕩至一官署諦視門內皆鬼神知爲冥府見有人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呵禁者又隨衆坐廡下亦無詰問者竊睨堂上訟者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筆有一兩言決者有數十言數百言乃決者與人世刑曹無少異琅璫引下皆帖伏無後言忽見前輩某公盛服入冥王

延坐問訟何事則訴門生故吏之辜恩所舉凡數十人意頗恨恨冥王顏色似不謂然俟其語竟拱手曰此輩并競排擠機械萬端天道昭昭終罹冥譴然神殛之則可公責之則不可種桃李者得其實種蒺藜者得其刺公不聞乎公所賞鑒大抵附勢之流勢去之後乃責之以道義是鑿冰而求火也公則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憮然久之遽巡竟退友故與相識欲近前問訊忽聞背後叱叱聲一回顧問悚然已醒

雞鳴子目中所見
惟書文正公之閑人
謹飭潘文恭公之
謹

董文恪公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所謂王和尚者是也言嘗隨文恪公宿博將軍廢園月

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樹下曰以爲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批其煩怒氣全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一人彌怒曰旣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也若脇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

嘉慶丁丑余客河
南學使史望三先生
署冬月一友未劇
談過夜今忽此辭
望三教三封甚屈
亟趨出表其牆挂
休張於碑余有詩
云歲辟定須成
死友排牆我誤
殺清溪

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或一世不足抵則
分數世以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
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畧平乃釋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
也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

福建曹藩司繩柱言一歲司道會議臬署上食未畢一
僕攜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曰有無數奇鬼皆身
長丈餘肩承梁柱衆聞號叫方出問則承廳上落土斂
斂聲如撒豆急躍而出已棟摧仆地矣咸額手謂鬼神
護持也湖廣定制府長時爲巡撫聞話是事喟然曰旣
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有鬼神鑒察

半生心力坐消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右灤陽消夏錄三卷前二卷成於熱河後一卷則在熱河成其半還京後乃足成之故間有今歲事乃併爲一書因其原名者如陸放翁吟呀萬篇非作於一時一地統名曰劍南詩集云爾庚戌六月廿九日繕淨本竟因題